

新市民作品集林

陈丹燕 著

旧货店

女友间

看海的窗

露露咖啡馆的某个下午

花园

晾着女孩裙子的阳台

寒冬丽日

百合深淵

晾着的 女孩 裙子



上海书店出版社



新市民作品集林

晾着女孩裙子的阳台

陈丹燕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PBH 14 / 05

目 录

百合深渊/1

寒冬丽日/71

晾着女孩裙子的阳台/113

花园/141

露露咖啡馆的某个下午/155

看海的窗/173

女友间/203

旧货店/273

百合深渊

父亲说,世界上最
可靠和美丽的女孩子,
都在大学里,有本事,要
到大学里去找。

第一章 剑桥英语暑期班

六月的时候,从大学的校门口一直通到校园深处的那条大路两边,有大而旧的法国梧桐树密密地盖住了阳光灿烂的天空。那样的时候,即使阳光顽强地透过层层叠叠绿色而肥大的树叶射下来,射到路上的时候,也已经成了青色的斑点。所以,这条笔直地通向校园深处的绿色河流的大路,在六月暑热难当的时候,非常的美丽和凉爽,还流动着一股树叶和流水被阳光烘烤出来的清香。住在学校里,过着辛苦然而无聊的寄宿生活的学生们,喜欢也习惯了把约会的地点定到这里。

骑着一辆校园里常常见到的旧自行车的男同学们,常常像沉思着似的,把自行车骑得歪歪斜斜的。一路上,在微微颠

簸的网篮里，他们的洋铁饭碗和铁勺子，铛朗铛朗地轻响着，随着他们上了白色的大桥，白色的石桥，在突然没有了遮盖的阳光里白得光芒四射，晃花了人的眼睛。

然后，他们像落到水里去一样，从桥的定端滑了下去，那铛朗的声音，也突然就消失了。在路上等着自己约会的人，一边看着骑车的人，阳光里那黑色的头发是那么的黑，而白色的布衬衣，是那么的白。

当看到自己约会的人在绿影绰约的路上摇晃着走来的时候，微笑的脸上，齿上也闪烁着青青的细小的阳光。

当小龙看到等在大树下的简佳那结实的齿上的阳光时，他的心里涌起的是对这个穿了一条用吊带的蓝色牛仔褲的，头发黑亮的女孩子的赞叹，他喜欢这个那么健康、宛若翩翩美少年的女孩，只是对于大学一年级生的小龙来说，是他第一次以年轻人理直气壮的心情去注意女孩。

在中学的时候，能够考上大学，从来就是最要紧的，父母一直都说，中学时代的初恋，是一个孩子上大学的最大障碍，因为一颗心，想了女孩子，只有剩下来的一点点，可以去想自己的前途了。父亲是个心理医生，他告诉小龙说，在心理学上，这种现象叫利比多的转移。他们都不想让小龙在上大学以前把自己的能量浪费到一个女孩子身上，父亲说，世界上最可靠和美丽的女孩子，都在大学里，有本事，要到大学里去找。

所以，他从来不曾真正注意过女孩子，他只是觉得中学班上的女孩子，一个个看上去都长得过于胖了。

他看着树下等着他的女同学，这是他的第一个和女孩子的约会，他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他对着简佳，有一点尴尬地忍不住地笑了。

他的牙齿可不是白而结实的，他小时候，曾是多病的男孩子，那个时代流行给小孩子用大量的土霉素和四环素，药里的

成分沉淀到了牙齿里，所以他的牙齿是灰色的。

“嗨。”他说。

“嗨。”她说。

他看了看四周的人，那正是大考的时候，路上除了约会的人，还有些背书的人，坐在青草上的木头吊椅上，一路摇着自己，一路往下背要考试的东西。

“复习得怎么样？”简佳说。

“还好，一天了，一个头有两个大了。”

“我也是呢，不轻松一下，不行了。你们班上的那个福建同学，在图书馆的时候正在我对面，我的天，他的头一定有一个星期没洗了，在我对面低着，像一个太阳底下的泔脚桶，啊哟，还是倒了隔夜菜的。”

小龙想起来在学生食堂的门口看到的泔脚桶，那浮在水面上，被泡得大大的，雪白的馒头所散发出来的酸腐。他又想起自己班上的那个同学，他还像中学时代一样，一到考试的紧张关头，就不洗头，好像一洗，就会把自己的好分数洗掉似的。

每一个班上，都会有几个这样的同学，他们夜以继日地复习，在熄灯以后到盥洗室里就着洗脸池上的灯。他们使得别的同学全都心怀负罪感。特别是那些恋爱中的人。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不要为了感情小事而影响了一生的前途，他们还不曾从那里恢复过来。

“那样复习又有什么意义呢，现在也不是考大学的时候了。”

“对啊。”

小龙应着，欣赏地看了简佳一眼，他们又想到一起去了，小龙几乎是幸福地想，这才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呢，他们不是天生地造的一对，谁又是呢。

“你真是我肚子里的虫。”小龙说。

简佳笑了，狡猾地瞟了他一眼，那女孩的眼睛，大而明亮地闪烁在麦色的圆脸上，她的瞳仁看上去，像晒多了太阳的运动员一样，几乎是金黄的，格外的健康，格外地清纯。

看到小龙在看她，简佳掉开眼睛，去看河的对岸，她看到河岸上有很绿的草，还有大丛大丛红色和黄色的美人蕉，在阳光里低垂着。她知道小龙这时候会想和她对视，想低下头来，亲她，头俯下来亲吻人的时候，有种老鹰俯冲而下的紧握的感觉，但她不知道仰起脸来的亲吻，会是怎样的。

简佳身上的白色T恤和浅蓝色的牛仔褲，是小龙最熟悉的。

那天，上课铃已经响起来的时候。

小龙那天睡了懒觉，到上课的时候还没有完全醒来，勉强起来，从上铺的床上跳到桌子上穿衣服的时候，好像全身的骨头都还在睡呼呼的，抬不起来。

在楼梯上，他看到前面一个身材细长的同学迈动着两条腿，三级一步地向上飞跑。那个神采飞扬，在楼梯上跳跃的背影好像一下子惊醒了他，在白色衣服的上面，黑亮的短发一跃一跃的。他心里涌起了要和上面的那个人比赛的愿望，于是，他也大步追上去。

他超过了那个同学，那时，他看到了一张红红的，娇嫩的脸，和一对像玻璃那么干净的，闪光的，瞳仁金黄的眼睛。

他大吃一惊地想，原来是个女同学。

那女孩子示威似地向上越出一大步，再次超过了他。

他又一次赶上去。

他们在到三楼的大教室的楼梯上，竞争起来。在响彻电铃的楼梯上，他们像小时候一起玩的同道一样，抢着跑上去。

那天他们还是迟到了，原来的座位已经被别的同学坐掉，

简佳站在门口，呆了一呆。小龙见状，找了教室深处的一张桌子，他示意让简佳跟他一起去，简佳就跟在他的身后，经过许多张桌子和许多同学的脸，走到教室的后排。

他们就这么认识了。

他们坐在一张桌子上，小龙闻到了简佳身上发出的轻轻的香气，他判别不出来是什么香水，从她剪得和男孩一样的短发那里渗过来，暖而清新，那么女性化，那么好闻。小龙大大地吸了一口气，说：“我以为你是个男的呢。”

简佳“哼”了一声。

“女孩子剪这么短的头发，才是好看。”小龙看着简佳说。

“有什么好看，不好，我正要留长它。”简佳伸手摸摸后脑勺，“是理发店里的一个实习生把我的头发给剃坏了的，原来我的头发”，她把自己的手在腰那里一比，“这么长。”

“真的，你没有哭？”

“哭什么？”

“我不知道，有一次我到学校的小理发店里去理发，看到一个女的，很胖很胖，只有学数学的，才有这么胖这么呆，在理发店的一大堆碎头发里哭，说是把头发剪得太短了，她一边哭还一边嘟囔，说长不出来了啊，长不出来了啊。那个理发的小师傅，站在一边陪着她，咬着牙，快要被她磨死了。”

简佳小声笑起来，点着头：“我也最怕女人哭，一看到眼泪，我的头就大。你知道像什么，就像小时候到牙医生那里去补蛀牙。那个钻头伸在嘴巴里，滋。”

“对。”小龙点着头，“我也是的。”

“我么，化悲痛为力量，使劲长啊。”

那一节课，他们说了好多好多的话。小龙发现，他们俩像极了。

那天，简佳也穿着白色T恤和浅蓝色的牛仔裤，也用了

一副有深蓝色条纹的吊带。

“考完了就可以回家去住了。”

“你想回家了？”

“不知道，从前上中学的时候我也住校的，没得回家的时候天天想回家，真的回家了，一个星期就无聊得很，想回学校了。你呢？”

“也不知道，也许去上一个什么英文补习班，再补补英文什么。我中学时候一个最好的朋友，上了英文系，我也总不想太差。我们那时候真的很好，天天在一起，那时候还说要考到一个学校里去，可是没有。”

“那你让朋友给补一补不好？还是一对一的呢。”

“不。不好。”

“如果有男同学请你一起去什么地方旅行，你会不会去？”

“只和一个男的？免谈了，我爸我妈规定我晚上过八点一定得在家里的，你想想看。索性是上学的时候，翘课去了，他们倒不知道。”

“过十八岁了就是成年人了。”

“我爸说，我的成年仪式是二十五岁。”

小龙翻着眼睛一想：“还早呢。你爸像出土文物。”

“当老师的，全是出土文物，整天就说，一出家的门，外面全是大灰狼。”

小龙看着简佳笑。

简佳摸摸自己的脸，脸就红上来了：“有脏？”

“我是在想，你真的像是个小男孩子，上高一的那种不良少年。你把你的头发往后面那么一扎，像那种艺术系的男生，唱摇滚的。你真特别。”

简佳向他挥挥手：“不要肉麻好吧。”可一脸都是笑，像花

一样慢慢地打开，洋溢到整张脸上。

“那我们怎么见面呢，要等父母都不在的时候，到什么十字路口接头了？”小龙把自己的头探到简佳的脸前，他喜欢看到她突然又像是女孩子的那种样子，那时候她的脸一直是红的，好像惊慌的鸟一样，那时候，他总是要想乘胜追击。

“好土。”简佳叫了起来。

他们走到一个小树林里，绿色的水杉树，在夏天的时候，明亮而娇嫩。树林的后面，就是外语系的红色小楼，有人在大敞着窗子的教室里听录音，声音开得很响，在树林里都能清楚地听到那个磁带里的人在说美国英文，开朗而乡气地卷着舌头。

“我那个同学，很好看，学校里的男生总欺负她，一定要我在她身边的时候，他们才不敢。她一点也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和，不管什么事，只知道叫，简佳，简佳你来。”

“她是我看到的女孩子中最好看的。她的手又小又白，有时候对着阳光，好像阳光可以把它们穿透了似的。”

“是个女的啊。”小龙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想起自己中学的班级里也有一些女同学好得连衣服都买一样的，天天像影子一样跟在一起来来去去，男同学背地里总叫她们是“小人粘如漆”。

简佳望着阳光里的树尖，那里绿得像一块透明的玉，简佳大而明亮的眼睛被阳光映着，能看到缩小了的黑黑的瞳孔。小龙伸手在她面前晃了晃，把简佳惊醒过来。简佳的脸刷地一下红了，一直红到眼皮，然后又漫到额头上。

“什么？”简佳问。

小龙不解地看看她，说：

“我没吓着你吧，我是说，你的机会来了。”

红楼前的布告栏里贴了一张新出的布告，上面说，在暑假里开一个剑桥英语班，本校学生收费减半。

简佳一脸茫然的样子，看看那张布告，又看看小龙。

“你可以在学校里多住一个多月，把剑桥一证拿下来了嘛。我和你一起读。”小龙说。

这是一个极好的理由，可以和自己正在追求的人一起留在夏天美丽的校园里，离开家，也离开大多数同学。又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不显得猴急地两个人在一起，自然而有风度。

简佳点了点头，说：“对。”

第二章 妈妈的咸肉冬瓜汤

两个人从家里向各自的父母请好了假，自是又费了一番口舌的。打着补习英语的幌子，不说英文对自己将来的重要性，父母在这一点上也明白，小龙的家里有一点狐疑，不相信孩子竟然一下子懂得了为将来愁。

简佳家就复杂得多。差不多一到吃晚饭的时候，一家三口就要说这件事。一家人坐在一张八仙桌上，一人占了一面，剩下的一面，母亲放了一锅咸肉冬瓜汤，几乎透明的冬瓜浮沉在汤里，是简佳爱吃的东西。简佳总是喜欢拿它来淘饭，可是母亲总是在对面用筷子头轻轻打掉简佳的汤勺，她说用汤淘饭，要生胃病的。

简佳的父亲说：

“现在才想到英文的重要性啊，那为什么考大学的时候，要把外语系的第一志愿突然改了呢？人家和和不是去读得好好的，也不见得还要在夏天上什么补习班。”

简佳父亲说：

“放假了，宿舍里没有人，你一个人住在那里，晚上万一有

什么人进来了，你叫也没有人来应。”

简佳埋下头去：“什么人会来啦。”

“什么人会来，到了那时候你就晚了，小姑娘出了这种事，一辈子就完了。”

“你的思想一点不健康，一直要想这样的事情，”简佳低着头，“这种话，从小说到大，也不嫌烦。学校里会有什么，都是自己同学。”

“学校里的同学就是好人啦，坏的才多。”爸爸又激昂起来，“那样的情形更糟，我们不说坏这个字，单纯所犯了错误，会后悔一辈子。懂得什么叫窝心？”

“学校里的思想品德课已经结束了。”妈妈站起来，把爸爸手里的筷子拿过去。

争论差不多到这时候，就随着晚餐的结束而结束了。

直到简佳要离开家的前一天晚上，她向父母保证如果她一个人住一间寝室的话，就请中学时代的女朋友和和去陪她，或者上完课回家来，才算通过。

反正，就是一定要两个女孩子在一起，才可以。

简佳看着父亲看定了她，好像看到将有什么男人要一把把她推倒一样。压上去的人，心里想的，其实并不一定是像当初的那样，只想把身下的人可以抱得更紧一点。心里的那个魔鬼真的像阿拉伯神话里的那个小瓶子里的妖怪一样，在身体倒下来的时候，开始越放越大，像巨大的灰色的翅膀从背上张开，张开，让你无法控制。那时候，人就变成了真正的魔鬼。简佳心里一阵恶心，马上走进浴间里去，把门拉上。

她听到母亲对父亲说：“小姑娘大了，你一直讲这种话，难听死了。”

“不说，她怎么知道厉害。”父亲不以为然地说。

父亲的声音，因为常年在讲台上讲课的关系，一到激动起

来的时候，就是字正腔圆的滔滔雄辩，让简佳听得头皮发麻。简佳知道自己不是爸爸的对手。简佳想，爸爸之所以把世上所有的男人都说成是大色狼，也许是从他自己的心情出发的吧。他一定不知道她也知道了他和妈妈之间发生的事情，妈妈不会告诉他的，要是 he 知道了，他一定说不出这样两面派的话来教训简佳。

可是他又会怎样呢？这是简佳所想象不出的，他会非常的羞愧吗？

那是在简佳上初中的时候了。

有一天，放学回家，看到妈妈不在，爸爸在翻妈妈的衣服，把妈妈的洗脸毛巾也拿出来了，还拿了一个蓝色的脸盆。

爸爸说，妈妈住医院了。

简佳吓了一大跳，手都凉了，自己紧紧握着拳。

爸爸看了一眼简佳，笑了，他说：

“不要紧的，两个星期就可以回来了。”

“妈妈怎么了？”

“不怎么。”

“那为什么住医院？”简佳觉得父亲的暧昧态度很奇怪，她想，一定发生了大事，是爸爸怕吓着她。她想到了死。

爸爸说：

“你和我一起去看看妈妈吧，去了就知道了。”

他们就一起去了医院，那是栋红色的大房子，每扇窗子都挂着蓝窗帘。

爸爸对看门的人说“妇产科”，听得简佳一派绝尘的心咚地一跳。

那是简佳第一次看到为女人开的一个医科，长长的，绿色的走廊上，像鸭子一样摇摇摆摆地走着女人们，她们的难看惊

呆了简佳。她走在爸爸的身边，突然觉得羞愧得无地自容，可是，走在走廊里的女人们，还是照样子地走着。

他们看到了妈妈，妈妈要在医院里作人工流产手术，妈妈不当心怀了孕。

简佳从来没想到爸爸和妈妈，他们居然有那种事。

简佳坐在妈妈的床角上，低着头，她不能看妈妈的脸，她觉得她非常恶心，妈妈天天教自己怎么警惕男孩子，女孩子的名声是最重要的，什么什么。可是她自己背着她，又做了什么。

那个在医院的傍晚，对简佳和母亲的关系来说，是个新的开始。

从此，简佳再也不靠在妈妈身上撒娇了，她甚至有很长的时间不叫妈妈，她只是说“唔”。她们之间的所有的门和窗都被简佳为母亲而害羞的、低垂眼睛的神情关上了。妈妈从来没有问一声为什么，可是她不再对简佳说那些事情，她的脸上有时在简佳突然正视她的时候，会飞红了，躲闪着，说话结巴起来。

正在青春期的简佳，常常这样捉弄妈妈。

那种情形，就像在中学里，看到平时一脸正经的年轻女老师一天天地，肚子大起来，要生小宝宝，学生心里奇异的，好像被欺骗和侮辱的感情。刹时间，他们的位置起了变化，被督导的，变成了揭露见不得人的隐私的执法者。

简佳和母亲的战争，谁都没有让爸爸知道。

简佳不想这么快地从浴室里出来，可她四下里看看，实在没有事情可以做。简佳家住在一栋殖民时期的老房子里，浴室十分宽大，有整整一面墙是大壁橱。简佳在那里有自己的一格，放不用又不舍得丢的东西。

爸爸妈妈那样的老大学生，有的是老得发黄了，也不愿意丢掉的书。

她打开属于自己的那扇白色的小门。

里面有一些磁带，那是上个夏天打算与和和一起考英文系的时候，上夜校录来的听音的磁带。那时候，她们在一起不光学完了剑桥第一证书英文，而且学了剑桥英文的下册。简佳喜欢那些看上去已经不再时新的，典雅的英文句子，可不喜欢英国人说的英文，因为他们听上去太有文化，太稳重。

里面还有中学时代的小玩意，一双男用的摩托车手套，是和和送的生日礼物，从前骑自行车的时候就戴着它们。

还有一卷纸，简佳拿出来，那是和和为她画的画，是一张中国古代的仕女图。和和并不会画画，像所有小姑娘一样，爱画些云鬓高耸的仙女。和和在那张画空白的地方写了一句歌词：

“若不是当初那一个吻，

我又怎么会变成一个痴心的人。”

和和的字小而细，秀秀气气的，从右向左斜过去。就像她的人一样，很容易被征服似的。

第三章 牵 手 的 人

坐在教室后门那里的一张课桌上的时候，这才发现教室里的人，大多是一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坐在一起，暑假开始的时候，正是夏天第一次高温的时候，热得窗子外面的蝉扯急白脸地叫。可是教室里还是有一种爱情将要开始时候的微笑般的欢愉，清新地荡漾着。小龙和简佳互相看了一眼，把买来的新书放在桌子上。

教室里也有几个单个的人，独自坐一张桌子，在平时的教室里不算什么，可是现在就太寒碜了，他们自己也好像很落寞